

變成男人

1

第一顆卵子被喚醒，彷彿還在昨天。

十四歲一個夏天的早晨，我穿著學校白色體育褲，蹲踞長板凳上。突然，一股溫熱的潮水自體內湧出，低頭一探，驚愕萬分！

國一上·健康教育課本第十四章的內容正發生在我身上。

我僵在板凳上，像被釘牢的一塊木板，不知如何移動雙腳。母親拉著我的手，把我帶進浴室。

「你變成一個大女人了。」阿嬤說。她的年歲裡沒有青春期的，直接從女孩一躍成爲女人。

2

約五年前，在超市衛生用品區選購衛生棉時，巧遇一名同事，我問她都使用哪種牌子，她說早就用不著了，幫女兒買。步入中年，對時間特別敏感，當時心想，這每個月要用的貼身用品，還可以和我纏綿多久？

三十幾年來，身體如同一本賀爾蒙存摺，時間按月提取卵子，通過自然律的機制結構，「好朋友」準時造訪，如今，剩餘的幾顆老卵苟延殘喘，奄奄一息，賀爾蒙濃度檢測結果，淡如一杯白開水。

「你變成男人了！」阿嬤那一代都這麼說。

還沒準備好面對人生的另一個里程，不知何時，一隻善變的獸已悄悄盤踞體內，牠有時溫馴如一隻綿羊，有時不聽使喚如一頭橫衝直撞、四處狂飆的野牛，寒冷的天氣裡，飆得你一身汗，飆得你心臟撲通撲通跳。乾眼症。血壓偏高。腰莫名扭傷。媽媽手。網球肘。五十肩。都在這一場席捲而來的風暴中逐一進行。

時間執行老的任務，顯得特別盡責。

如此巨變，深深觸動我易感的神經。這段時間，我彷彿站在一個視野良好的眺望點，有機會重新看清自己的身體，理解自己的身體。它，其實不是那麼好駕馭，更不是我理所當然的熟稔。

中、西醫生說法一致，對付人生第二次狂飆期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運動、曬太陽，提升免疫力。之前，一向對運動沒勁，討厭它的單調無聊，如今，我謙沖以對，完全順服詭譎叛逆的身體。每天清晨五點五十分，我在浪漫的歌曲中甦醒，除非滂沱大雨，我迅速梳洗，換運動服、跣慢跑鞋，帶條毛巾，繞著屋前稻田四周，方圓約三公里的道路快走。

高大遮天的香楓、水聲淙淙的溝渠、青青的秧苗，都一起在晨曦喚起的黎明裡，以青春明亮展開。我邊走邊做毛巾操，忍痛輪流反拉兩隻患了五十肩的上臂。這一路，男的女的，快走的，慢走的，慢慢走的，「老」字都在他們的臉上、體態一一註批，一個也不放過。

「早啊！」「早啊！」我在招呼寒暄中，似乎覺得一點點暫時借來襯托的青

春，也起了一絲絲的得意。

每個人都會變老，最終老得齒危髮禿，老得脖子鬆如火雞皮、雙臂垮似蝴蝶袖。老的樣貌大同小異，個個不像話。雖然還沒走到那地步，也不見得一定有機會變老，但看著迎面而來幾名年朽老耄，特別是背部隆起一座小山，耳聾，拄著拐杖緩步的銀髮老嫗，一顆惶恐的心早已施施然降臨。

生性對美有一種偏執，因此老眷戀過去，拍照時尤感。過去不論露牙大笑、淺淺一笑、臭臉不笑，怎麼拍都好看。相較於現在，相機喀擦一按，不滿意笑出魚尾紋，刪除重拍；再次喀擦，不滿意法令紋太深，刪除重拍；接著不滿意淚溝明顯、不滿意抬頭紋浮現，又喀擦喀擦重拍。最後定格的身影中，魚尾紋、法令紋、淚溝、抬頭紋等等，依然徘徊黃臉，未因表情改變或拍攝角度調整而暫時隱跡。

深怕變成老魔女，早就白雪染青絲；渴望回春，玻尿酸、肉毒桿菌、3D 聚左旋乳酸等微整型施打藥物，成分、功能、時效倒背如流。只是生來鼠膽，害怕整後皮笑肉不笑、肉餅臉、眼歪鼻斜，正靜待身邊愛美人士先行嘗試。有時也妄想乾脆把購物台白冰冰代言，從豬身上萃取的胎盤素 NANAMI 買來當水喝，好讓皮膚勿又勿又勿，水嫩有彈性。

這年紀，青春美貌漸行漸遠，只剩幾條怎麼看都「慈祥」的皺紋。逛服飾店，多看幾眼少女裝，店員便問幫女兒買衣服嗎？「我一定要穿媽媽裝嗎？」這種恐龍店員最令人討厭，必列為拒絕往來戶。還有一種白目店員，不懂「小姐」是所有女人的統稱，開口閉口「大姊」，要不就是「阿姨」。

內心感傷遲暮，我沮喪，態度難以從容，更欠優雅，顯然失了分寸，走了樣，接近病態。有人說，氣質好，可以老得美麗高雅。氣質彷彿是一帖隨身攜帶，預備用來安慰衰老的良方。

活到這把年紀，口袋裡大致不缺，就是缺了這等奇妙好物。

3

學校一群老師在放學後組了瑜珈社團。

有人說練瑜珈可以使身體變年輕，儘管下班後瑣事纏身，每個星期二仍撥出一小時聽老師指令，以凌遲自己的身體為樂。

一天，下班後逛街購物，遇見一位同事，她問起瑜珈課，並談到自己不太有信心，深怕許多動作無法完成，然後又說，幾個同事鼓勵她去試試看，並特別強調，他們提到連我也去上課等等。

一番話後，驀地惆悵起來，何時我已被畫線歸類在某個年齡層級，並且是一種榜樣示範的借喻。街上喧囂的人群中，一時孤絕，只能微笑以對，並且繼續話題，鼓勵對方：「對對對，我這年紀能做到，你絕對沒問題。」

原來，青春如此崢嶸，如此高大；原來生命不只脆弱，它荒謬亦詼諧，更讓我想起了幾許不堪。

「老師，我媽說你可以退休了，怎麼還不退？」一個三年級，他媽媽是同行

的學生問我。

「什麼時候退休？你不是可以退了嗎？」同事最常問的。

「流浪教師那麼多，應該新陳代謝一下。」女兒是流浪教師的一名親戚說。

「今年退休老師多不多？我媳婦在台南，調不回來……」一名老鄰居特地來電詢問。

不過，我猜後兩者真正想說的是「老賊不死」。

一年前，和同事聊及退休話題，還信誓旦旦說自己年輕，身體健康，喜歡孩子，未曾有職業倦怠感，暫不作退休打算。怎麼現在右手擦黑板擦得吃力，作業連著全班改完，便改得手肘痠疼？喜歡孩子，教學熱忱依然飽滿，銳氣卻彷彿洩了氣的球，消了大半。

時間不只磨損容貌、健康，腦袋運作也隱隱荒唐起來。

有一天，趕上班，在更衣室東翻西翻，尋找一件準備好的內衣，可怎麼翻就是找不到。心想，明明幾分鐘前擱在椅子上，怎不見了？我懊惱自己記性愈來愈差，也著急上班時間一分一秒逼近，但就不甘心從櫃子裡再拿出一件，執意要把它找出來。轉身，猛一抬頭，才發現內衣早穿在鏡中那神情慌張的女人身上。

我該讚美那內衣品牌舒適得讓人忘了它的存在，或是該憂傷隆起的雙峰變形，內衣穿不穿已無差異？抑或我更該關心腦神經學的一些專有名詞，比如「失智」「失常」「失調」等等。

以前，阿嬤喊我們名字時，得按照順序，五個孫子的名字由大到小，一個一個，阿……阿……，阿了好久，才把名字阿出來。當年覺得好玩，老把阿嬤喊我們名字當趣事看，也學她一起「阿」，幫她一一數名字。待她把孫子的名字正確喊出來時，總一邊指著我，一邊呵呵大笑說：「吃老，你就知喔！」

時光悠悠，阿嬤早在另一個世界逍遙。而我，「一報還一報」，吃老，真的什麼都知了！

雖然還不屈當時阿嬤耄耋之齡，但幾個學生的名字有時得想一下才叫得出來，一時想不出來便「那個……那個……那個誰啊……」然後迅速瞄過刻意貼在桌上的姓名條。若被學生察覺窘況，量他們沒膽學我「那個……那個……」，也只能洞察我的眼神瞥向何方，乖乖幫我喊出要喊的同學名字。只是，有時不免也被調侃：「老師，你怎麼常常把他們兩個人的名字搞混？」。

健忘，一一發生，比如，出門忘了關浴室燈，待下班回家，從地面望向二樓，才發現窗口白亮亮的。外出常常是關了門，想起什麼東西沒帶，又回頭開了幾次大門，才把要帶的東西帶齊。米洗好放進電鍋，菜炒好上桌，熱情喊家人用餐，換來一句冷冷的「生米怎麼吃？」。

4

曾經，一包衛生紙、幾本書，隨便枕著，便得以安然入睡。不知何時，陪伴多年的枕頭，竟悄悄叛逆起來，我平躺、左躺、右躺，無論怎麼躺，都無法自在。與枕頭之間，彼此心生齟齬似的，一會兒頸子痠麻，一會兒肩膀僵硬。逾天命之

年，夢的彼端，路途變得坎坷、遙遠、也成了一種奢望。

購物台說的，這類是符合人體工學止鼾記憶枕；去泰國旅遊，導遊介紹的，那顆是 100% 天然橡膠蜂巢透氣枕；另外一顆，專營飯店用品業的朋友特別推薦，柔軟舒適不變形，……。失眠擴大和渲染了我對入睡的極度需求，於是，不知不覺房間的沙發，堆了我的六顆新枕頭。又依民間習俗，丈夫還在，枕頭不可單買，所以，連丈夫的一起數算，總共有十二顆。

夜雨，水滴敲在窗外一樓屋頂，忽急忽緩的節奏，規律地行進，單調的拍子，彷彿觸動了什麼，暗夜中，別有一番滋味。我抓了棉被一角蒙住頭，試圖趕走滴答聲，可聲音照樣穿透厚厚棉被，直達耳膜。

早就兩鬢星星的年紀，合該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」，我卻徹夜輾轉難眠。

更甚者，一旁丈夫鼾聲，有時如豬食聲嘎嘎四起，有時如炊煮鍋蓋彈跳不停。一輩子都想不到曾經甜美的呼吸氣息，於今不但走調，也令人嫌惡、幾近抓狂。

「趕快去看醫生，這年歲才要享福，萬一睡眠中止呼吸，從此醒不來，實在遺憾。」我祭出危言。

「哪有人打鼾看醫生，若真能睡死不是比病死更好嗎？」他一副雲淡風清。無奈之餘只好自己就醫，代替詢問關於打鼾一事。

「他會很胖嗎？年齡的增長也會使呼吸道肌肉張力減弱，因此比較容易打鼾，或者睡眠呼吸中止。打鼾時，可以輕輕推他一下……」

最後醫生給了幾顆白色化學小藥片，和健保局不用付費的處方：「建議你倒過來睡，再不然就分房。」

耳邊徹夜鼾聲，在在張揚著酣睡者的幸福，幸福得教人羨慕和嫉妒。依醫生指示，輕輕推丈夫肩膀，果然神奇，像轉了一圈喇叭旋鈕，擾人的鼾聲馬上停止。然而，不消幾秒，它又從音箱裡竄逃出來坐大。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，推了幾次後，我失了耐性，乾脆把被子拉到他鼻尖，不知是否潛意識生起邪惡的念頭，赫然發覺，床上那龐大的身軀突然變得像蟲子般渺小。

確實，他像蟲子般蠕動了一下，然後，世界安靜下來。

極度疲累的身體，翻轉在幽深的夜晚，無邊無垠的黑夜身上彷彿寄生著一隻難纏專橫的小鬼，不停地以各種姿態向我挑釁。

鼾聲又起，音域更寬更廣，顯然那鬼把床上的蟲子壯大了。我搬了枕頭，調了一百八十度的睡姿。

以為倒過頭睡可以逃過鼾鬼，並沒有，鼾鬼照樣一路追。

「你倒過來睡，再不然就分房。」

「分房！」腦海裡瞬間轟然巨響。須臾，我起身，穿上脫鞋，吃力地抱著棉被和枕頭下樓。只求樓下沙發憐憫，收留一個狼狽的瘋婆子。

到了這年紀，總算明白何以有些夫妻明明恩愛，五、六十歲時卻突然分房。我除了一一面對身體所有關於老的現象發生，也開始接受夫妻生活中一些必然的調整。

將棉被對摺，身子躺下，蓋上另一半被子，闔眼。

你以為世界寧靜了嗎？還是沒有。寧靜讓人更容易發現聲音。

牆上那口老鐘，滴答滴答一路往又濃又稠的深夜走去，步伐愈夜愈賣力。我掀開才暖了的棉被，坐起早已頭重腳輕的身體，喘了一口氣，起身到餐廳，抓把椅子搬到鐘面下，爬上後，踮起腳，小心拆下頗有分量的老鐘，然後，步向廚房，放下重物，拉上五百年不會用過的一扇門。

像處理掉一件巨大垃圾似的輕鬆，搓搓雙手，又鑽進被窩。

垃圾桶旁，一隻靜止不動的蟑螂不停地擺動著觸鬚，牠東察西探，像是尋找獵物，又像是對一個失眠者蠢蠢欲語。我並未有舉起拖鞋，終結牠生命的任何意圖，對牠亦無一絲一毫貪婪髒骯之感。

異於往常之舉，無非猛然思及牠雷達般的觸鬚雖然躁動不安，卻從未嗶嗶作響，對失眠者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悲憫。

好了。得以安歇。我謙卑得幾乎要跪下，雙手作揖，恭迎睡意蒞臨。

再度闔眼。

枕邊人起床如廁沖馬桶一次；兒子過敏性鼻炎，打了四個噴嚏；屋外東邊野狗短吠兩聲；大腦門戶突然開放，一會兒那些人，一會兒這些事，他們像一群頑童闖進闖出。

如果身體裡有一個像胃囊的器官，可以裝下以時間為單位的睡眠，我願意高額刷卡買「眠」吃，吃到飽，飽到撐，即便撐死，也不願肚子挨餓。

失眠不只是失眠，總伴隨著一些不安，擔心多一雙熊貓眼，唯恐肝臟功能變差，焦慮如何迎接翌日工作，許多不安輪流在腦海裡啾啾啾叫。最後，常常是豎起白旗，向健保局的半顆白色小藥片投降。

朋友說，這年紀荷爾蒙失調，身體機制大亂，失眠難免，中午趴在桌上，小睡片刻補眠就好了。呵！她年紀輕，不懂什麼是「日時坐著盹龜，暗時躺著暈袂去。」

吃老，伊就知！

5

我問醫生，身體種種不適要多久才能消失。

「不一定，每個人體質不一樣，跟遺傳也有關。」

我又去問母親。

她說：「以前肚子顧飽就好，哪有時間注意那麼多，那個囉哩囉唆的東西沒了多好。管他什麼期，變成男人，省了衛生棉的錢，上山下海，要跑要跳多自由。」

「可是會老得快啊！」

「天地公平，誰不會老？你要當妖精喔！」

唉！「妖精」變成男人後也會老。